

李庆辰 著

醉茶誌怪

王守博 署



天津市古籍书店



李庆辰 著

醉茶誌
怪

天津市古籍书店

醉茶誌怪

李庆辰 著

天津市古籍书店影印

(烟台道15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市华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5.625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津新出图字(90)第00094号

定价: 6.80 元

出版說明

天津市古籍書店

「醉茶誌怪」四卷，津門李慶辰撰，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初刊於天津。

慶辰字筱筠，號醉茶子，諸生。生平已不可考，僅「天津新縣志」有一段簡略的記載：「……襟懷曠逸，力學安貧，詩以盛唐爲宗，五律尤近老杜。沒後，子亦病廢，家世陵夷，遺稿莫知所在。楊光儀輯「津門詩鈔」，存其詩一百四十六首。……」看來，他是一位飽學的才士，一生不遇，寒窗坐老。「醉茶誌怪」正是他排遣閑愁、打發時日的游戲筆墨，其中也包含着憤世嫉俗的良知。正如他在「自敘」中所說：「士非得志，窮愁每見於詞章。……僕生平抑鬱，累日長愁，借中書君爲掃愁帚，故隨時隨地聞則記之，聊以自娛。」

我國文言小說，肇於魏晉志怪而成於唐傳奇，至清則以「聊齋誌異」與「閱微艸堂筆記」爲兩大典型，效尤者衆。「醉茶誌怪」也同樣是這個藩籬內的產物。作者在「自敘」裏有一段夫子自道的心曲：「二編誌異，留仙叟才迥過人，五種屬其才，蓋削之匪易，捷足者既已先登，而繼之者殊難，後來者莫能居上。」

「醉茶誌怪」雖然在體例上以模仿「聊齋誌異」和「閱微艸堂筆記」爲標榜，實際上既沒有前者孤憤的吶喊，又缺乏後者的時出灼見，而常常體現出消沉的況味：「維時風蕭雨晦，人靜夜涼，茶烟飛古鼎之香，蘭柱吐秋燈之焰，濡毫吮墨，振筆直書，則此中況味，真有不堪爲外人道者也。吁，嗟乎！高山流水，

幾多岑寂之人，弄月吟風，半是牢騷之客。」

作爲一個窮途末路的士人，作者通過誌怪發泄他心中的鬱悶，在書中表現着複雜的思想因素。他落拓一襟，含沙射影地詛咒科舉制度，却又不能徹底否定它；他渴望個性的自由，却又提倡封建的倫理綱常；他爲青年男女的愛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秉筆直書，却又爲節婦貞女大唱贊歌；他強烈地抨擊迷信，却又大肆宣揚因果輪迴、色空如一，在講述鬼神故事的時候，總要意猶未盡地加上「余所親見」的贅語。雖然書中頗多轉述舊聞之作，但其中也不能不流露出作者的思想情趣和藝術標準。作者內心的壓抑和思想的矛盾爲我們交織出一闕痛苦曲折的樂章——「醉茶誌怪」，那每每顯現着苦澀的「醉茶子曰」正以作者的心聲撞擊着讀者的心靈。

在文言小說沒落的時代，作者能够以舊制傳新聲，並表現出一定的積極意義，就他個人的學養、閱歷和地位來說，尚屬難能。他畢竟還沒有沉淪，他還抱着一線生的希望，在呼喊，在掙扎。

「醉茶誌怪」中還記錄了一部分有關天津的地方掌故、軼聞等，讀來頗覺親切，可備稽考地方史之一助。

「醉茶誌怪」的著錄，初僅見於孫殿起「販書偶記」，袁行霈、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書目」即據以著錄，又見於「清史稿藝文志補編」，或據上書輾轉著錄，亦未可知。

此次影印，係國內首舉，以原刊本爲底本，版面一仍其舊，供讀者閱讀、研究。

序

余有句云事有難言聊誌怪人非吾與更搜神竊謂著述家之有說部誠以蘊蓄於中者既富且久而長此寂寐無以自達不得已寄情兒女託興鬼狐子虛烏有感觸萬端其志亦可悲矣醉茶子詩人也落拓一衿寒窗坐老平居撫時感事既見之於篇什而以其餘間復成此書友人懇憑刊行因持書問序於予受而讀之奇情煥發目不暇賞篇終數語尤如當頭捧喝發人猛省觀其自序首引蒲留仙誌異文達公五種是蓋合二書之體例而爲之者讀者不僅以怪視之庶可得作者之大旨焉其誌怪也殆猶是

不語怪之義也夫

光緒壬辰仲冬庸叟楊光儀識

自敘

一編志異留仙叟才迥過人五種傳奇文達公言能警世
由今溯古絕後空前此外之才人縱能燦彼心花終屬拾
其牙慧蓋創之匪易捷足者旣已先登而繼之殊難後來
者莫能居上言念及此興致索然然而人各有懷甘苦不
同其際遇士非得志窮愁每見於詞章惟文字厭棄夫平
庸故搜討樂言夫鬼怪性有偏好口詎能緘文不求工狂
且弗顧辟諸自鳴其天籟豈能盡合乎人心編中事跡有
與前賢彷彿者乃詞非虛構事本直書棄之何以生新留
之轉如襲舊有關風教奚避雷同知不免爲博雅君子所

指摘者矣雖然傳記降神易占載鬼煌煌經史昭著古今
固不同彘號子明龜呼元緒螺殼或藏彼美鵝籠或寄書
生也僕半生抑鬱累日長愁借中書君爲婦愁帚故隨時
隨地聞則記之聊以自娛於是二三良朋時來蝸舍此談
異說彼述奇聞謂夫千年華表信可狐烹三尺荒墳真聆
鬼唱信以傳信清談增鬼火之光元之又元雅謔生幽魂
之色再憶昔年遊歷悉供今日搜羅始欲米聚而爲山久
遂裘成於集腋維時風蕭雨晦人靜夜涼茶烟飛古鼎之
香蘭炷吐秋燈之焰濡毫吮墨振筆直書則此中之况味
真有不堪爲外人道者也吁嗟乎高山流水幾多岑寂之

人弄月吟風半是牢騷之客東坡說鬼言詎無稽干寶搜
神意原有託而况蘭因繁果儘得風流貞木貪泉微加月
旦事或關乎報應詞不肯乎聖賢也知我者其諒之哉
光緒壬辰冬日醉茶子自記

醉茶誌怪卷一目錄

折獄二則

蘇某

張順

魯班

王建屏

申仲權

劉氏子

陰司

黃教

馬生

介休令

張興

顛僧

信都翁

如意

柳兒

雲素秋

茵陳木

宅仙

怪雨

說夢

青靈子

獨眼龍

賣書叟

天榜

斬蛇將

藍怪

狐伏妖

某生

疾異

魂歸

卜某

牛龍

判官

狐醉

醉茶誌怪卷一

津門李慶辰 筱筠戲著

折獄二則

予七世祖諱珏字德珮爲太倉州牧赴任時離州百里投止旅舍主人殷洽備至請公寓偏室公嫌隘陋乃息正廳複室牆壁光澤設一板牀四週遮以布幄遣僕展卧具息偃在牀二更將盡燭影凝青翦之仍暗不之怪也甫交睫覺有物拂面駭而視之頂格去臉咫尺急起披衣則頂格如故俯視牀前一人渾身血腥長跪叩首問之不語匍匐入牀下公乃秉燭搜之見牀底席裏一屍重傷數處綿塞

口鼻乃前日有布商寓此主人貪利殺之倉卒未得掩埋
暫藏諸牀下也公看畢仍覆之僞爲不知到任後拘主人
一訊卽服

太倉富室有女貌美而慧詩畫棊枰罔不精妙父母咸鍾
愛之年及笄壻家猶未娶使居好樓遣一媪一婢服役焉
適來一少尼募緣女遇于母所傾談大說尼亦粗知文字
善棊與女對奕勝負互分益相親愛結爲閨中良友往來
旣稔漸涉戲謔一夕並枕談心媪婢皆倦寢尼謂女曰處
子亦動情乎連問之女不答乃探女懷云好箇鵲巢鳩將
居之女亦笑曰痴姑子爾顛耶爾亦鵲巢何鳩居之有尼

曰我固有鳩在問在何處曰在此女笑曰如無鳩當毀爾巢遂捫其私則小雞竦而待矣大驚曰予以爾爲尼爾固僧耶欲遁尼抱而哀之曰娘子勿憂予二形人也平時與女無殊然感女則男感男則女人不能窺其奧也且深夜無人知何所患焉女許之入帷事訖令女驗之則惟有鵲巢而已女笑曰出沒不測真逢時之利器也從此益親往來無間女之聘期已迫腹彭彭而有媵矣詭云病蠱欺父母也未幾親迎禮畢三月居然生子夫醜之迫令大歸女未歸而仰藥死父痛女之死也健訟不休宰未深察收其壻於獄將擬抵越半載官遷我公接篆閱是案頗疑生寃

拘富室訊之云汝女不貞何得妄控爾壻富室云女素樓居終歲不見男子何孕之有果得姦夫死自其分敢赧顏誣告耶公令其退陰遣賣花媼密訪之知與女最善者有一尼然自女遭事遂絕跡矣拘尼到案驗之女僧也尼慚忿語誚公云如此憤憤尙作民父母焉有二女同居而能生育者衆俱愕然公曰汝之劣跡吾已勘破尙強辯而不服耶遣官媒以小犬舐其陰片刻則蟄蟲出戶陽見於外矣尼恐懼變色盡吐其實叩頭乞命蓋與女私交二載並無人知也遂置於法

醉茶子曰逢時利器乃在此耶無惑乎善揣時藝者皆如

毛錐之脫穎矣雖然落第頻頻理宜雌伏

蘇某

蘇某晉人傳者忘其郡邑爲某官僕隨任遼東夜有奔女紅裙藍帔貌殊嫵雅自云爲狐請獨居後樓妾當就之如其言夜果至與之寢櫻口噴香花容含笑曠世眞無其耦從此遂爲琴瑟有老僕巡更聞樓中笑語疑其納妓叩扇盤詰則見蘇獨坐驚爲遇妖勸其速絕勿聽又半載形容憔悴儕輩悉勸之蘇云身無疾病但倦怠耳未幾嘔血勿起遂自恐向女云予昔顏如渥丹今則骨將委土家無兄弟奈老親何幸留蟻命得歸故鄉卿之惠也言畢淚下如